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閔思紀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

起戊午漢明帝永平元年。止戊子漢章帝章和二年。凡三十一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年表一書取資於綱目居多閒有事關勸戒而綱目未大書者則博採考異正誤以補之如漢明帝遣使之天竺求佛法綱目未大書其事厥後虛無之教遍滿天下甚至有三捨身於同

泰寺迎佛骨至京師者釁端皆自此起今於永平八年照考異特書之庶與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綱目大書遣使如西域求佛書同一示戒之義云

戊午

漢

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

初諱陽後改莊光武第四子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

春正月朝原陵○帝率公卿以下朝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坐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

東海王彊

初為皇太子十七年廢為東海王十六年

夏薨諡恭王年三十四帝悲慟從太后出幸津

居巢侯般

徙封一年初封杼秋侯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就國

僮侯嘉

沛侯寶弟始封

高密侯鄧禹

定封三十四年始封鄼侯更封梁侯定封高密侯凡三十四年拜太傅年五十

好時侯耿弇

封侯十二年奉朝請二十二年薨諡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

附

烏桓

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祭肜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

燒當羌

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後遂以為常

胡寅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退至于墓則終事盡人子孝思專乎廟享而已矣墓藏體魄廟宅神靈既已送形於地下反主於廟中

門亭發哀贈以殊禮升龍旂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詔諸王公主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道送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

七薨謚元侯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為小侯入議事帝以為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

有功傳子馮子良尚安帝妹濮陽公主位至侍中傳子協

朗陵侯臧宮

定封二十年薨謚愍子信嗣傳

馬武等大破燒當羌餘皆降散

鮮卑

大人皆附於漢詣遼東受賞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為常明章二世保

而又致隆于陵園奉主而祭陵皆違禮也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薨。東海王彊薨。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不絕詔沛王輔等詣魯省疾戊寅薨上疏謝恩言身既夭命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

行之志 子政嗣

東平王蒼 封十八年封蒼子二人為縣侯與公卿議修禮樂

廣陵王荊 徙封一年謀亂

鴈門

壽張侯樊儵 嗣封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

子震子松

龍舒侯許昌 楚王英舅子始封

濦強侯陰博 慶弟始封

塞無事

襲後非所以全利之願還東海郡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帝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詔楚王英等及京師親戚皆會

徙封之國

儒儉皆以師友致之於朝

鮦陽侯陰慶

慶始封慶推田宅財物與弟員丹帝義之以為黃門侍郎○後

葬特詔遣送約
省茅車瓦器以
彰王卓爾獨行
之志將作大匠
留起陵廟
秋七月馬武等擊
羌破之
山陽王荆私迎能
爲星者與謀議
冀天下有變帝
徙封荆廣陵王
遣之國
祭彤討烏桓大破
之罷緣邊屯兵
○遼東太守祭
彤使偏何討赤

傅子琴
子萬金
子桂

山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讋西自武威東盡元菟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好畤侯耿弇薨

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帝每巡狩蒼常留

鎮侍衛皇太后

○扶風班固彪之子也始弱冠奏記説蒼蒼納之

虎賁中郎將梁松遷太僕

長水校尉樊儵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小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

上並從之

己未 永平二年

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内侯興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于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慶弟博為濾强侯博弟員丹並為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義之擢慶黄門侍郎

東平王蒼

淮陵侯王

原鹿侯陰

南匈奴

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玉佩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赦天下

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秋九月諸王來朝

冬十月壬子臨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

封十九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橐湖陵五縣益東平國

沛王輔 徙封十六年入朝

霸 定封六年守上谷以病免數月薨子符嗣徙封軑侯傳子度尚顯宗女浚儀長公主為黃門郎傳子歆

識 定封二十一年以執金吾位特進薨贈以本官印綬謚貞侯子躬嗣傳子猜至安帝永初七年再見

伊伐於慮鞮單于卒單于比之子適立為醢僮尸逐侯鞮單于

燒當羌 帝以謁者竇林領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為諸羌

扶乘輿至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作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醤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

楚王英 封十九年入朝

濟南王康 封十九年入朝

淮陽王延 封十九年

陵鄉侯梁松 輔政二年數為私書請託郡縣發覺免官遂懷怨望

壽張侯樊鯈 嗣封八年徙封一年以壽張國益封東平王徙封燕侯

安豐侯竇融

新陽侯陰就

所信滇岸滇吾相繼降滇吾子東吾立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

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書于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

入朝

東海王政　嗣封一年入朝

中山王焉　徙封六年始就國從以虎賁官騎馬辭勿許帝

封二十八年融復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時長子務尚內黃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務子勳尚東海王

侯興弟以宣恩侯改封位特進就子豐尚光武女酈邑公主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國除

關內侯桓

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執業榮每疾存問相望及疾篤幸其家入街下車撫榮垂涕良久乃去賜以帷帳等物自是諸侯以下問疾者不敢乘車至門皆拜床下榮薨上變服臨喪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胡寅曰顯宗

以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得往來京師

琅邪王京

封十九年以泰山之蓋南武陽華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

女沘陽公主友子固尚光武帝女涅陽公主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子孫縱誕多不法

榮

賜爵一年食邑五千戶年八十餘薨子郁當封讓其兄子汎帝不許乃受封而以租入與汎。榮為帝師故特

事師千百年鮮有其儷惜滎專門章句不治仲尼治天下之微旨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若子思孟子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三王可四矣○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三才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

益琅邪

表之

中山王焉就國。焉為郭太后少子尤愛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獨得往來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恩寵俱渥

甲子幸長安

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

進幸河東

癸卯還宫

十二月護羌校尉

竇林坐欺罔及
臧罪下獄死○
時羌滇岸來降
林奏以岸大豪
後滇吾復降林
又奏其為第一
豪帝怪其一種
兩豪免林官涼
州刺史又奏林
臧罪遂下獄死
○林融從兄子
也○竇氏一公兩
侯三尚公主四
二千石相與並

時郎第相望京邑林誅帝數切責融融恐乞骸骨詔歸第養病

初迎氣于五郊

少府陰就子豐殺其妻酈邑公主就坐自殺

庚申

永平三年

春二月太尉憙司徒訢免以左馮翊郭丹為司徒南陽太守虞延為太尉

甲子立貴人馬氏

千乘王建 皇子始封

廣平王羨 皇子始封

節鄉侯趙憙 徙封四年拜太尉十年春坐考

沙車 是年于寘人殺守將君德

于寘

為皇后子炟為皇太子○后援女光武時選入太子宮禮則修備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后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純篤母子始終無纖介之間后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有司

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太尉冬代竇融為衛尉

初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窴大宛媯塞王國使其將守之于窴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擊之大為

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既正位愈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姬主望見以為綺縠就視乃笑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帝益寵敬
圖畫中興功臣於

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為王廣德使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

雲臺○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鄧禹等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吴漢

河南尹阜成

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

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
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
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
好畤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
參遬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
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
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
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

堅鐔
征西大將軍
夏陽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
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
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
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
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
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
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

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
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
邳彤
衛尉安成侯
銚期
驍騎將軍昌
城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
光侯耿純
横野大將軍
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
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

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虚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范曄曰光武監前車之失存矯枉之志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胡寅曰

馬援以后戚不與本欲示公不知乃所以為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因戚屬而掩烈丈夫之大節哉○丘濬曰按范史分上下二列盖横數之也上列首禹次漢至隆下列首成次梁至茂通鑑誤

直數之綱目因之今依次正之則功伐大小名次高下當矣

六月丁卯有星孛於天船北

大起北宮既而罷之○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免冠上疏諫止帝憂詔報免遂應時澍雨

帝性褊察惟鍾離意獨敢諫諍嘗以事怒郎藥崧

以杖撞之松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松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詔改太樂官曰太予用讖文也○以曹褒為侍中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秋八月壬申晦日食

冬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

辛酉

永平四年

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帝近出

甲子帝奉皇太后幸章陵觀舊廬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

十二月至自章陵是歲京師及郡國七大水

千乘王建

封二年秋九月

楊邑鄉侯

馮魴

陵鄉侯梁

松公

北匈奴

單于蒲奴聞于

觀覽城第欲遂校儀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即還宮

二月辛亥詔曰朕親耕籍田以祈農事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燠沐煩勞羣司積精禱求而比再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冬十月司徒丹司空魴免以河南

戊寅薨諡哀王年少無子國除

東平王蒼

封二十一年聞帝當校儀河內即上書諫帝還宮

封五年拜司空六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奸吏策免削爵土

楊虛侯馬武

始封山陽侯更

免官三年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子邑後以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為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謙讓亦敦詩

寘王廣德殺莎車王賢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降單于因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

于寘

王廣德將諸國

尹范遷為司徒太僕伏恭為司空○恭湛兄子

陵

鄉侯梁松下獄死○初帝為太子鄭興之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儲君無外交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惟眾不

封郁侯定封揚虛侯留奉朝請復拜捕虜將軍擊羌有功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封凡三十七年薨子檀嗣坐兄伯濟與

書永初中為長樂少府

武始侯張奮

嗣封五年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租奉贍恤宗親雖傾

兵攻莎車誘執其王賢殺之匈奴將兵圍于寘廣德請降

莎車

相且運等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于寘王

染於辟
于寘攻莎車王賢殺之○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王賢殺之并其國匈奴聞之遣將發焉耆尉犁龜茲十五國三萬餘人圍于寘廣德請降以其太子為質約歲給罽絮冬匈奴復遣兵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廣德又

楚黨顏忠謀反國除至安帝永初七年武孫再見

匱不忌

廣德將三萬人攻莎車言壻欲見婦父賢乃輕出執之且運等內于寘兵以城降匈奴遣兵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廣德

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

劉友益曰蠻夷相殺不書此何以書漢殺之也自漢以賢都護雖寢而猶詐稱西域大被其害奪于寘國于寘攻殺之以是為漢病也故書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辭望日

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王

重意不自安累上疏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

徵荆州刺史郭賀拜河南尹○賀字喬卿任荆州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中正朝廷上下平因徵拜以清靜稱三年卒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壬戌 **永平五年**

春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

冬十月幸鄴是月還宮

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雲中南單于擊却之○西河長史馬襄赴救乃引去

東平王蒼 封二十二年拜驃騎將軍輔政五年累請罷政歸藩至是許就國

琅邪王京 封二十二年

竟陵侯平 更封一年初子建武十三年封蔡陽侯奉祉祀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至是更封傳子真子禹子嘉

安豐侯竇融 封三十一年老子孫多不法帝盡免其官皆歸故郡獨留融京師融時年七十八諡戴侯

南匈奴 是歲北匈奴侵漢五原雲中單于擊却之

發遣邊民在内郡者賜裝錢人二萬
安豐侯竇融薨○長子穆尚内黄公主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以女妻之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盡免穆等官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詔追還會融薨後數歲穆等復坐

始就國

趙王栩 進封二十一年帝幸鄴與趙王栩會鄴

賻送甚厚

事與子勳宣旨下獄死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雒陽司隸校尉鮑昱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決費常三千餘萬昱作方梁石洫溉田倍多人以殷富以爭融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

召班固詣校書郎

○固弟超與母

隨至洛陽超有口辯不修細節然內孝謹涉獵書傳常爲官傭書以養母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後相者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當封侯萬里之外久之帝問

固知傭書乃除超為蘭臺令史

癸亥

永平六年

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帝歸功公卿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章奏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也

冬十月幸魯祠東海恭王陵

東平王蒼

封二十三年正月入朝

十月帝幸魯徵會從還京師

沛王輔

徙封二十年

南匈奴

單于適立四年卒單于莫之子蘇立是為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卒單于適之弟長立為湖

命馮紡復行衛尉事

十二月還幸陽城遣使者祠中岳壬午還宮東平王蒼琅邪王京從駕來朝皇太后

是歲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為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死單于適之弟長立為湖邪尸逐侯鞮單于

扶風韋彪孝行純至好學洽聞雅

正月入朝 十月帝幸魯徵會

楚王英

封二十三年 正月入朝 十月帝幸魯徵會

邪尸逐侯鞮單于

稱儒宗名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彪于孝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三輔仰慕之帝聞彪名召拜後三遷魏郡太守

琅邪王京	東海王政
封二十三年正月入朝十月帝幸魯徵會從還京師	嗣封五年正月入朝

十月帝幸魯徵會

淮陽王延

封二十三年正月入朝十月帝幸魯徵會

趙王栩

北海王興	齊王石	
徙封十二年正月入朝	嗣封十七年正月入朝	進封二十二年正月入朝

濟南王康

封二十三年十月帝幸魯徵會

甲子

永平七年

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

北單于求合市許之○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

東平王蒼

封二十四年皇太后既葬乃歸國賜宮人奴

北匈奴

單于遣使求合市於漢詔許之

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以東海相宋均為尚書令○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百姓安業舊多虎傷人均下記屬縣退姦貪進忠善除檻穽後無虎患帝聞故任以樞機均曰文吏習為欺謾廉吏清在一巳

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

琅邪王京

封二十四年光烈皇后所遺金寶財物帝悉以賜京

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後
上聞其言追善之以馮魴為執金吾

北海王興

始封魯王徙封北海王凡三十九年薨謚靖王子睦嗣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皆以為分隨以金帛

贖之

乙丑

永平八年

春正月司徒遷卒三月以太尉虞延為司徒衛尉趙憙行太尉事

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使令衆拜衆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

北海王睦

嗣封一年少好學帝在東宮尤見幸入侍諷誦出則執轡至是法憲頗峻既嗣封乃謝絶賓客

陵陽侯丁綝

初封定陵新安鄉侯徙封陵陽侯凡四十年薨子鴻當襲初綝從世祖征伐鴻

天竺

一名身毒國有神曰佛普曜經曰兜率天降神于西域迦維國淨飯王宮摩耶夫人剖右脅而

南匈奴

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部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為漢使鄭衆所

以吳棠為度遼將軍○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不從時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部交使懷嫌欲畔密使人詣北部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交通由是始置度

放心音樂

琅邪王京

封二十五年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金銀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

獨與弟盛居憐盛弱小而共寒苦至是上書讓國于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于冢廬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

生佛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後能開覺有情如夢覺也身長丈六尺黃金色精其道者曰沙門沙門漢言息也息意去欲歸于

得

北匈奴

漢遣司馬鄭眾持節來北庭單于欲令眾拜眾不屈拔刀自誓單于恐乃更發使隨眾至京師

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

秋郡國十四大水

遣使之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攝摩騰至京師置於鴻臚寺○帝聞西域有神曰佛因遣使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來其書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

史官國中有城陽景王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易東海之蘭陽臨沂

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不瘳永

無為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濶勝大之言勸誘愚俗帝夢金神長大聽傳毅言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與沙

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善惡皆有報應以勸誘愚俗于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像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帝夢金人項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愔以白馬負經還因立白馬寺

胡寅曰佛者

許之

楚王英

封二十五年

英少好游俠交通賓客晚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

歸滿蟄遂逃去○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與九江鮑

門攝摩騰竺法蘭來遂洛陽中國由是有沙門之法

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三者性耶非性耶以為非性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人而有已以為性耶何乃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為廣大慈悲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而損

三十匹以贖懲罪詔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至帝永平十年再見

節鄉侯趙熹

徙封九年以衛尉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

身割肉無顧惜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必斷棄除舍則廣大慈悲安在哉

冬十月北宮成

丙子幸辟雍養三老五更

詔聽有罪亡命者贖○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令贖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紈曰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贖愆

毋憂乞身不許遣使爲釋服賞賜甚渥

罪詔報曰楚王
誦黃老之微言
尚浮圖之仁慈
潔齊三月與神
為誓何嫌何疑
其還贖以助伊
蒲塞桑門之盛
饌
壬寅晦日食既詔
羣司極言復以
示百官○詔曰
羣僚所言皆朕
之過民冤不能
理吏黠不能禁
而輕用民力繕
修宮宇出入無

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以鄭衆爲軍司馬

○北單于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衆上疏曰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若復遣之則南庭動揺烏桓有離

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為害不從復遣衆衆因言前奉使不拜今必見陵折不聽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後帝見匈奴使聞爭禮狀乃召為軍司馬

丙寅

永平九年

夏四月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大有年

賜皇子恭號曰靈壽王黨號曰重熹王未有國邑

靈壽王恭

皇子賜號一年至帝永平十五年封

重熹王黨

皇子賜號一年至帝永平十五年封

中水侯李純

嗣年未詳坐毋殺純叔父國除至安帝永初七年再見

匈奴遣子入學○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郭陰馬諸子立學于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廣陵王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

廣陵王荆 始封山陽公進爵為王徙封廣陵王凡二十九年 荆又呼相工問可起兵未相者以告荆自繫獄 帝不極

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不考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故荆又使巫祭祀祝詛詔長水校尉樊儵等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帝怒曰以我弟故欲誅即我子敢爾耶儵對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

考食租如故惟不得臣屬吏民荆又使巫祭詛詔樊儵等雜治其獄至明年有司奏請誅荆荆自殺帝憐傷之賜謚思王

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臣等以荊屬託毋弟陛下聖心惻隱故敢請爾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嘆息善之○儵宏子

丁卯

永平十年
春二月廣陵王荊有罪自殺國除
夏閏四月帝如南陽○召校官弟

淮陽王延
封二十七年
冬十月徵會平

武始侯張奮
嗣封十一年

燕侯樊儵
徙封九年薨謚哀侯長子汜嗣

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奏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冬十二月還宮

以丁鴻為侍中○初鴻既稱疾讓國于弟盛而逃遇友人鮑駿于東海陽狂不識駿止鴻讓之曰昔伯夷季札亂世權行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

與

沛王輔	徙封二十四年冬十月徵會睢陽	
陵陽侯丁鴻	詔徵至即名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廩食公	入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以為侍祠侯
		次子郴梵為郎汜傳子時子建建無子國除

感悟垂涕乃還
就國鮑駿因薦
鴻經學至行上
徵為侍中
長水校尉燕侯樊
儵薨帝遣小黃
門張音問所遺
言先是河南縣
亡失官錢典負
者死徙甚衆責
償生㚄又野王
歲獻甘醪膏餳
擾人儵並欲奏
罷音歸以聞帝
悲嘆勑二郡並
從之儵嘗删定

車拜侍
中

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後楚王英事發帝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初儵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止之曰建武時吾宗五侯女可配王男可尚主但

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楚乎鮪不從

戊辰

永平十一年

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

沛王輔

徙封二十五年春入朝月餘還國

楚王英

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釆菽以增嘆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丁奉曰為善莫先于忠孝王之辭相位

封二十八年春入朝月餘還國

東平王蒼

封二十八年春入朝月餘還國

帝手詔賜國中傅曰王

就藩國辭王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故遠隙以全忠累近則喪大故釋累以成孝此王之本志也

秋七月司隸校尉郭霸下獄死

漅湖出黃金廬江太守以獻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濟南王康

封二十八年

濼湖今廬州作巢湖

春入朝月餘還國

淮陽王延

封二十八年春入朝月餘還國

中山王焉

徙封十五年

春入朝月餘還國	瑯邪王京 封二十八年春入朝月餘還國	東海王政 嗣封十年

己巳

永平十二年

春哀牢內附○自建武二十七年內附歲來朝貢至是王柳貌遣子率種人戶五萬餘口五十五萬餘內屬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

春入朝月餘還國

哀牢

王柳貌內附詔置哀牢博南二縣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

六縣合為永昌
郡

夏四月修汴渠隄○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兗豫患之樂浪王景能治水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役費百億計

廣開不
賓度博
南越蘭
津度蘭
倉為它
人哀牢
去洛陽
七千里
地沃宜
五穀知
染采文
繡罽氀
帛疊出
銅鐵鉛
錫金銀
光珠水

劉友益曰書渠隄謹溝洫也書隄始此

秋七月司空恭罷以大司農牟融為司空

徵遼東太守祭彤為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劒下至什物皆備

冬十月司隸校尉王康下獄死

是時天下安平粟

精琉璃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神鹿兩頭能食毒草

斛三十牛羊被野

庚午

永平十三年

春二月帝耕于藉田禮畢賜觀者食

三月河南尹薛昭下獄死

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河東北入海汴東南入泗

帝幸滎陽巡行河渠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

楚王英

封三十年謀逆有司請誅之帝不忍廢徙丹陽涇縣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鼓吹悉

汝陰侯信

坐楚事國除

安平侯盖

側

侯延孫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絕四十二歲至安帝永初七年延曾孫再

兼以雨水不時家豫多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謂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堤彊則右堤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費百姓無虞南北異議不知所從今既築堤理渠絶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從侍兵弩行道躬獵自娛

見

齊王石

嗣封二十三年薨謚煬子晃嗣○煬一作煬漢書作二十四年薨

陶丘之北漸就壞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因遂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還宮

冬

十月壬辰晦日食○三公免冠自劾制曰冠履勿劾咎在朕躬憂懼遑遑未知其方將陳事多諱使君上壅蔽下有不暢乎刺史太守詳刑理究存恤鰥孤勉

思職焉

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王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不忍廢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戸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

辛未	
永平十四年 春三月司徒延有罪自殺○以不舉楚事詔書切讓故也 夏四月以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為	璽綬留住楚宮○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事覺詔書切讓延
齊王晃 嗣封一年封齊王石二子為鄉侯	
廣陵侯元壽 故廣陵王荊子始封服王璽綬	
安豐侯賞嘉 侯融少子始封食邑二千戶○	
石城侯王廣 徙封十八年坐與楚事相連	

司徒○邢本周公之裔封國為衛所滅子孫以國為氏

故楚王英自殺○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于涇封燕廣為折奸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死徙者千數而繫獄尚數千人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

故楚王英

初封楚公一年進爵為王後就國菑封凡三十三年至丹陽自殺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賵如法加

食判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

至和帝初為少府及兄勲子大將軍憲誅免就國薨傳子萬全子會宗萬全弟子武別見

莒鄉侯耿阜

國除

楊邑鄉侯

馮魴

復爵一年

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死者大半惟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無異辭續母自吳來作食饋續續對食悲泣獄使問故曰母來不得見故悲問何以知之曰母截肉必方斷葱以寸故知使以狀聞上

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于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制詔許太后保養幼弱勉強飲食

初嗣封東光侯純後徙封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

參遼鄉侯

杜元

嗣侯茂

封二十

赦興等禁錮終身○顔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見侍御史寒朗心傷其究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錯愕不能對朗乃上言建等無奸為忠平誣疑天下無辜多類此上曰何不早奏對曰臣恐

八年坐與楚人王平等謀反減死一等國除

海內別有發其奸者帝怒持兩端伲捶之朗顧一言而死上曰誰共為章朗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不與三府議對曰臣知必族滅不敢汙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奸狀反為罪入訟究故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

已臣見考囚者共言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得失皆言舊制禍九族陛下裁止一身幸甚及歸舍皆嘆多究臣今所陳誠死無悔上意解○後二日車駕自幸雒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雨焉

后亦以獄多濫為帝言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任城令袁安遷楚郡太守按英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同罪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坐不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後埽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灑埽○杅音于方言盌謂之盂

壬申

永平十五年

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

留執金吾楊邑鄉侯馮魴宿衛南

東平王蒼

封二十四年

帝幸東平賜蒼

鉅鹿王恭

皇子以靈壽王封

廣陵侯元

壽

封二年

帝東巡

顯親侯竇

固

永平五年免復

宮

三月至魯詣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劉友益曰史書幸孔子宅綱目書詣不以位加道也

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于內殿悲泣感動左右

夏四月還宮

封皇子六人為王

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命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

樂成王黨　皇子以重熹王封

下邳王衍　皇子始封

淮南王暢　皇子始封

常山王昞

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與之

一年冬拜奉車都尉屯涼州

東武陽侯

述

坐與楚王英謀

○皇子恭黨衍暢昞長等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不亦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令天下大酺五日

乙巳大赦天下

以侍中桓郁授皇太子經還越騎校尉詔勑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

冬遣都尉耿秉實

皇子始封

中山王焉

徙封十九年坐縊殺姬韓序削安險縣至章帝元和中復以安險縣還中山

濟陰王長

皇子始封

反國除

固將兵屯涼州○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好時侯耿忠等共議之秉曰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

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之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為秉副耿忠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

癸酉

永平十六年

春二月遣太僕祭彤及竇固等伐北匈奴固取伊吾盧地彤不見

阜陵王延 徙封一年淮陽王延性驕奢而

下博侯張 封二十年興竇固等並出擊匈

顯親侯竇固 復二年與耿忠

烏桓 鮮卑 騎都尉來苗護

南匈奴 是歲單于遣左賢王信隨漢太

虜而還下獄免卒○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竇固耿忠率酒泉燉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

御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興姬兄謝弇及姊館陶公主壻駙馬都尉韓光事多不法光弇被殺連及死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上

奴後進者害其能數譖之建初中甍復封張子它人奉祀

率諸郡兵及羌胡出塞伐匈奴至天山擊走呼衍王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諸將惟固有功加位特進

鄯善

烏桓校尉文穆將諸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至匈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而還

北匈奴

僕祭彤將軍吳棠出朔方高闕攻皋林温禺犢王于涿邪山未至得小山信詐彤為涿邪山不見虜而還

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北伐匈奴○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城○秉彭擊匈林王絶幕六百餘里至三木

以延罷薄於英從爲阜陵王食二縣

漢司馬班超奉使至北匈奴亦遣使來王廣狐疑未知所從超詐侍胡知北使所在乃率其吏士三十六人夜斬北使王廣震

春漢遣祭肜吳棠實固耿秉來苗等大發緣邊諸郡甲卒及羌胡烏桓鮮卑南單于四道出塞至天山擊敗呼衍王追至蒲類

樓山而還○苗務至匈河水上胡奔無所獲○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謂涿邪山不見虜而還○彤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奉使不稱若悉簿上所得物身自詣兵屯

怖歸漢納子為質

于寘

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漢使班超至禮意甚踈俗信巫巫言何故

海取伊吾盧地又擊走匈林王至三木樓山又至匈河水上北匈奴乃悉度漢北去冬大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拒擊敗

西

效死前行以副吾心帝聞大驚嗟嘆良久烏桓鮮卑追思無已每朝賀過彤冢拜泣遼東立祠時祭○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

域諸國遣子入侍○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至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忽疎懈超謂官屬曰必有北使來

欲向漢超知之紿巫至殺之鞭其相私來比王大懼即殺匈奴使者降于是西域諸國皆遣子入侍

還

車師

漢取伊吾盧地通西域于是車師始復內附北單于遣兵來擊車師復降于北單于

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名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胡惶恐曰至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今北使至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為豺狼

食矣奈何皆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今惟因夜以火攻虜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從事文俗吏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

遂將吏士往會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舍後約見火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斬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名王廣示以

使首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以後弗復與匈奴通廣叩頭願屬漢納子為質還白固固大喜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以超為司馬復使于寘超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匈奴遣使監護

其國超既至禮意甚疎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取祠我廣德遣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巫至超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責讓之廣德素聞超誅北使大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于

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絶六十五載至是復通

夏五月司徒穆有罪下獄死○有上書告淮陽王延與姬兄謝弇姊壻韓光招奸猾作圖讖祠祭祝詛光弇及邢穆皆坐死連及甚衆

戊午晦日食

六月以大司農王敏為司徒

秋七月徙淮陽王延為阜陵王○有司奏請誅延上以延罪薄于楚王英徙延為阜陵王食二縣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蓐食晨赴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

籍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

劉友益曰猾夏書寇此書兵入何識也端自我始也故廉范功不書

甲戌

永平十七年

春正月謁原陵○帝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明

北海王睦

嗣封九年薨謚敬王子基嗣

顯親侯竇固

復三年復出玉

白狼

西南木牛徼外前代未通中國

旦率百官上原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樹令米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匳中物感動悲涕左右皆泣

北海王睦

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奉璧朝賀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

門擊西域詔耿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遂破白山降車師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

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獻詩三章歌誦漢德

槃木

西南木牛徼外世居汶山以西稱臣奉貢於漢

車師

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又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及病帝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有前王後王前王即後王子耿秉議先赴後王遂進兵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前

二月司徒敏薨二月以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昱永子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為郎

白狼等國入貢○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朝廷德威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稱臣奉貢白狼王唐㝡作詩三章歌誦漢德輔

王亦歸命車師遂定

龜茲

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為疏勒王漢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

使犍為郡椽由恭譯而獻之

竇固司馬班超執疏勒王兜題而更立其故王子忠○初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而立其臣兜題為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

兄子忠立成之兜題歸

疏勒

王成被龜茲王攻殺而立兜題漢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故王兄子忠國人

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至兜題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刼縛兜題左右驚走慮馳報超超即赴悉召將吏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超曰殺之無益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

大悅

之

夏五月百官上壽

○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惟高祖光武聖德所被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劉友益曰上壽不書此何以書識滿也自是西北始多事矣

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挍尉○竇固耿秉劉張等出燉煌昆侖塞擊西域破白山虜于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子也其廷相去

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欲攻前王秉以先赴後王則前王自服奮身北入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迎秉脱帽抱馬足降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還固奏復置都護等官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為已校尉屯前

王部柳中城改天水為漢陽郡馬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

乙亥

永平十八年

春二月竇固軍還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却之○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恭遣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

北海王基

嗣封一年基既立又封基二弟為縣侯二弟為鄉侯

節鄉侯趙憙

徙封十九年憙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復

北匈奴

春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漢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全軍敗沒

安得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紿匈奴曰漢家箭神中瘡者必有異虜中者瘡皆沸大驚會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遂畏漢兵神解去

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

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秋七月匈奴復來攻擁絶澗水恭于城

典從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進為太傅録尚書事權諸子為郎吏者七人

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既而中箭者瘡皆沸大驚相謂曰

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至笮馬糞汁飲之恭身率士輓龍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示虜虜以為神引去

八月壬子帝崩于東宮前殿○遺詔無起寢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

漢兵神可畏也乃還狄復攻耿恭于疏勒城絕其水道恭于城中穿井揚水相示驚以為神引還冬圍闕寵于柳中城

子求郎不許而
賜錢千萬謂羣
臣曰郎官上應
列宿出宰百里
苟非其人民受
其殃是以難之
公車以反支日
不受章奏帝曰
民廢業遠來豈
可復拘禁忌遂
蠲其制尚書閻
章二妹為貴人
章精曉舊典久
次當遷帝為親
屬不用是以吏
得其人民樂其

復與車
師共攻
耿恭圍
之數月
遣使招
恭曰若
降當封
白屋王
妻以女
子恭誘
使殺之
炙諸城
上單于
大怒更
益兵圍
之不能

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馬○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南闕門凡吏民章奏及貢獻皆由之

賀善曰永平富教之事綱目屢書其間有終綱目所無者二事匈奴遣子入學日食求直言復以示百官是也至其一念之微近于

下

車師

春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來攻後王安得被殺遂屬匈奴冬與匈奴共攻耿恭圍之

滿假綱目亦無隱乎爾是以百官上壽獨書春秋責備賢者蓋亦拳拳焉

太子炟即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明帝初崩馬氏兄弟爭欲入宫北宫衛士令楊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人莫敢輕進諸馬皆共譖仁於章帝帝知其忠

馬耆與龜兹攻西域都護陳睦悉没其衆

龜兹與馬耆攻西域都護陳睦悉没其衆

愈善之拜為什邡令○邡讀曰方

壬戌葬顯節陵

冬十月大赦天下

詔曰行太尉事節鄉侯熹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熹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録尚書事○尚書有録名自此始猶冡宰總已之義沈約曰東京每

帝即位輒置毙輒省

十一月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空○倫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自遠郡用之

馬耆龜兹攻没都護陳睦

北匈奴圍已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北匈奴圍關寵

于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禦之數月食盡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耿傳作數千人）單于必欲降之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單于怒更益兵圍恭不能

下寵上書求救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昱曰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縱蠻夷之暴内傷死難之臣匈奴復犯塞陛下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歷旬不下此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赴急帝然之詔征西將

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救之

甲辰晦日食

太后兄弟虎賁中郎馬廖黄門郎馬防馬光終明帝世未嘗改官至是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

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爭赴之第五倫上疏曰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不敢不聞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是歲京師及兖豫

徐州大旱

丙子

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

諱炟顯宗第五子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

春正月詔兗豫徐三州廩贍饑民

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

東平王蒼

封三十六年

地震蒼上便宜三事留中帝報書曰所上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

阜陵侯延

貶一年阜陵王延數懷怨望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上不忍誅貶為阜陵侯食一縣不得

膠東侯賈

敏

剛侯復孫坐誣告母殺人國除更封復小子卽為膠東侯卽弟為卽墨侯各

車師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獲甚眾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於漢

南匈奴

是歲單于牽兵與漢邊郡兵及烏桓共擊北匈奴皋林溫禺犢王于涿邪山破之

南部大

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骨肉分離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之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愁苦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念帝下其章

明曠然發滕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

與吏民通

一縣後邯卒傳子育育傳子長宗多智畧後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多貧弱為居人役不得為吏宗擢其任職者與

疏勒

詔徵班超超發還疏勒兩城復降龜茲與尉頭連兵超至于寘更還疏勒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

饑帝下詔賑給之

北匈奴

是年春漢太守段彭等兵出塞擊車師救都護北部引兵還冬皋林溫禺犢

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帝從之

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

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臣愚以為園邑之

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摘發其奸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徵為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至章帝章和二年再見

勤復安

于寘

漢詔徵班超超自疏勤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

王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與邊郡兵及烏桓擊破之

烏桓

與南單于及邊郡兵共擊北匈奴皋林溫禺犢

理寃獄○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上疏言斷獄嚴明所以懲奸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絶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之每事務從寬厚第五倫亦疏言宜進仁賢以任

興起自强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邪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

不得行起乃更還疏勸

王于涿邪山斫

之

哀牢

王類牢殺守令反攻博南永昌越巂益州三郡兵及昆明夷鹵承等擊哀牢王

時政又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疾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闗

寵敗歿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已挍尉官

班超留屯疏勒

○彭等擊敗車師會闗寵已歿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

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擅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

類牢于博南大破斬之

○漢書通鑑擊破在明年春綱目在是年

澧中蠻

二月武陵澧中蠻叛

十月武

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閒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俱歸虜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

其福惟蒙哀覽帝乃止自是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下邳王衍封五年帝即位衍常在左右至

陵郡兵討叛蠻破降之

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䟽曰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粮前後殺敵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勵將帥恭至雒陽

是冠詔賜衍師傳巳下官屬金帛各有差

拜騎都尉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封為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為共丞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釋服○詔悉罷戊已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

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以刀自剄至于賓王侯以下皆號泣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安

以馬嚴為五官中郎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能

申解究結多見
納用
三月山陽東平地
震
秋七月詔以上林
池籞田賦與貧
民
劉友益曰志
仁民也故通
鑑不書綱目
特書之
八月有星孛于天
市
哀牢王反郡兵擊
斬之○初永昌
郡太守鄭純為

政清潔吏猶感慕在官十年而卒後人不能撫循哀牢王類牢殺守令反郡兵擊斬之
阜陵王延謀逆貶為阜陵侯

丁丑
建初二年
春三月詔三公糾非法○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並宜明糾非法
詔罷伊吾盧屯兵

廣平王羨
鉅鹿王恭
樂成王黨
三王皆以車騎

平望侯毅 以北海王基弟封
楚侯种

西陵侯陰棠 以汝南王暢弟封

燒當羌
初安夷縣吏畧妻卑湳種羌人婦吏為其夫所

北匈奴
單于因漢罷伊吾盧屯兵遂復遣兵守其地○

匈奴復守其地
劉攽曰特
筆也虜所必
爭地也
夏四月還坐楚淮
陽事徙者四百
餘家
大旱○上欲封爵
諸舅太后不聽
會旱言事者以
為不封外戚之
故太后詔曰凡
言事者皆欲媚
吾以邀福耳昔
王氏五侯同日
俱封黃霧四塞

扑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趙王栩

進封三十六年封十子為亭侯

封楚王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為列侯並不得置相臣吏人

高亭侯耿盱

紹封一年帝追思侯純功紹封後嗣無子以盱弟勝紹封勝傳子忠忠傳子緒

平陽侯曹

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吾良二種相結為寇于是燒當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諸種俱反

自永平十六年棄伊吾盧至此凡五年復其地

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

湛

紹封一年以功臣懿侯參末孫紹封傳國于後

敗金城太守郝崇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為護羌校尉自安夷徙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

也吾為天下毋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不加譴怒但絕歲

西漢陽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射士三萬人擊之防等軍至冀布橋等圍南部都

用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舅氏封侯猶皇子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虚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

尉于臨洮防進擊破之斬首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其衆皆降惟封養布橋等二萬餘人屯望曲谷不下

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高祖約無軍功不侯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禄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

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子之未冠由于父

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静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其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温言

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絶屬籍遣歸田里于是内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于濯龍中數往觀為娱樂常與帝言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

侈費不息至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

集覽曰濯龍
門上濯龍殿
名殿門之上
○髙結之結
讀曰髻
詔齊國省冰紈方
空縠吹綸絮○
冰言色鮮潔如
冰方空言紗薄
如空即今之方
目紗也
燒當羌反秋八月
遣將軍馬防校
尉耿恭擊之○
第五倫疏曰貴
戚可封侯以富

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上不從

冬十二月有星孛於紫宮

帝納竇勲女為貴人有寵○貴人母即東海恭王女沘陽公主勲融孫

以馬嚴為陳留太守臨行謂帝曰昔竇憲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時勳女為皇后嚴由是失權貴心至陳留下車明賞罰發姧慝郡界清靜○典郡凡四年徵拜大中大夫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

戊寅

建初三年

春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馬防耿恭擊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免其官○馬防既徵還留恭擊餘羌所降凡十三種數萬人恭嘗以言事忤防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

東平王蒼

封三十八年上賜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

琅邪王京

封三十八年以光烈皇后假紒帛巾賜京與東平王同○續漢書帛作阜

顯親侯竇固

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帝追錄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戶

江陵王恭

徙封一年以鉅

楊邑鄉侯

馮魴

封養羌

馬防擊布橋大破之布橋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留耿恭擊諸未服者斬首千餘人勒姐燒何等十三

姑墨

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

疏勒

劉攽曰恭為無罪明矣書之病帝也太后痛抑馬氏而小人諂附已如此則以帝欲尊重舅家之意有以來之也

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夏四月罷治虖沱石臼河○初顯宗時治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

士于南宫因閲視舊時衣服聞于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

鹿王徙封改南郡為國

復國八年以老病乞身許之其冬為五更詔鲂朝賀就列侯位

種數萬人皆詣恭降

漊中蠻 武陵漊中蠻反

康居 從班超攻破姑墨石城

于寘 從班超攻破姑墨石城

從班超攻破姑墨石城

漕運年不成死者無葬上以謁者鄧訓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數千人○訓禹之子也

冬十二月以馬防為車騎將軍

有司奏遣諸王歸國不許○有司奏遣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

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制幷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

從班超攻破姑墨石城

拘彌

王黨俱就國上
性篤愛不忍與
諸王乖離遂皆
留京師
尹起莘曰既
不許矣而猶
書之者所以
著上之友愛
也
是歲零陵獻芝草

中出常
聞武帝
歌天馬
霑赤汗
今親見
其然也
反虜尚
屯將師
在外憂
念惶惶
未有閒
寧顧王
寶精神
加供養
苦言至
戒望之

己卯

建初四年

春二月太尉牟融薨

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為皇太子

○慶宋貴人所生

五月封舅馬廖馬防馬光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

○有司請封諸舅上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從

如淵

江陵王恭 徙封二年以鉅鹿王徙封

梁王暢 徙封一年以汝南王徙封以陳留之鄢寧陵濟

濟陰王長 封八年以東郡之離狐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

樂成王黨 封八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

順陽侯馬廖 以帝舅為衛尉封辭不許乃受爵辭位以特進就第

潁陽侯馬

陵陽侯丁鴻 嗣封十三年徙封魯陽鄉侯詔與廣平王羨及諸儒論定五經同異于北宮

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就第

以司徒鮑昱爲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爲司徒○昱永子

陰之薄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淮陽王昞

徙封一年以常山王徙封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

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

下邳王衍

封八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

防

以帝舅征羌功爲車騎將軍封辭不許乃受爵辭位以特進就第

許陽侯馮

光

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而已

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

千乘王伉　皇子始封

平春王全　皇子始封是年薨謚悼

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

以帝舅為執金吾封辭不許乃受爵辭位以特進就第

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于石渠閣今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論定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

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馬時扶風平陵魯恭以明經得名與議白虎觀

庚辰

建初五年

春二月庚辰朔日食舉直言極諫

○詔所舉以巖穴為先勿取浮

節鄉侯趙憙

徙封二十四年

漊中蠻

荆豫諸郡兵討漊中蠻破之

華

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扎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尹起莘曰直言之士補外

以太傅録尚書事甍車駕往臨男年八十四謚正侯子代嗣至和帝永元十年再見

潁陽侯馮防

疏勒

班超欲平西域上疏請兵言疏勒田地肥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

莎車

班超上疏言莎

官毋乃憂其未而失其本乎故直書以譏之

太傅趙熹薨

遣弛刑義從就班超平西域○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氐烏孫康居復願歸附

封二年十二月詔迎氣樂防所上也子鉅為常從小侯

車田地肥廣與疏勒同

龜茲

班超上疏言西域諸國向化惟焉耆龜茲未從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

欲共并力破龜兹平通漢道若得龜兹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唯焉耆龜兹獨未服從臣孤守疏勒于今五載胡夷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兹可伐今宜拜龜

發兵送之與諸國連兵則龜兹可禽此以夷狄攻夷狄之計也

烏孫

班超上疏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宜招慰與共

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

合力

賜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〇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上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弛刑徒也義從自奮願從行者或曰西羌種名居湟中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于龜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徐幹至超遂與幹擊番

辛巳

建初六年

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兹以烏孫兵强宜因其力乃上疏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是歲零陵獻芝草有八黄龍見于泉陵

琅邪王京

龜兹

夏六月太尉鮑昱薨

是月辛未晦日食

秋七月以大司農鄧彪為太尉

以武都太守廉范為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民便之歌曰廉叔度范字來何暮

封四十一年二月薨謚孝王子宇嗣

趙王栩

進封四十年五月薨謚節王子頃王商立

東平王蒼

合沙車兵侵疏勒

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一作袴

劉友益曰巾興太守可稱者前書杜詩張堪第五倫美于是復書廉范皆良吏也至漢末裴潛張嶷其庶幾馬若祝良李固張綱獨以能平盜賊稱則所遇之異也

封四十一年上疏請朝明年正月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

壬午 建初七年 春正月沛王輔等來朝○詔沛濟南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 四王光武	帝以沛王等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
沛王輔 徙封三十九年春正月入朝贊	
廣陵侯元壽 封十二年	
龜茲 會莎車及諸國兵侵疏勒	

子帝諸父也升殿乃拜上親答之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上為之興席改容皇后親拜于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三月歸國詔留東平王蒼于京師劉友益曰特筆也交予之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皇子肇為皇太子〇初帝納扶風

拜不名三月歸國

濟南王康

封四十二年春正月入朝贊拜不名三月歸國

東海王政

詔元壽兄弟俱朝京師薨子商嗣商傳子條

酇侯蕭熊

紹封一年以高帝功臣侯何末孫紹封

宋揚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竦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為厭勝之術乃廢慶為清河王以肇為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黄門蔡倫案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

嗣封二十四年春正月入朝三月歸國

琅邪王孚

嗣封一年春正月入朝三月歸國封宇弟十三人為列侯

及宋氏上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同室出則同輿

秋

八月東平王蒼歸國○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歸國帝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

東平王蒼

封四十二年春正月入朝贊拜不名詔留京師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封蒼五女為縣公主八月歸國

九

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黄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于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月帝如偃師遂至河内○九月甲戌上幸偃師東涉卷津至河内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

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

中山王焉

徙封二十九年春正月入朝贊拜不名三月歸

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頻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甎飲耳已酉進幸鄴辛卯還宮

封蕭何末孫熊為鄧侯

劉友益曰末孫何不得其世也成帝之篇嘗書封孫喜矣于是再書嘉念功也蕭何之後綱

國

目詳書之

岐山得銅器形如酒罇獻之又獲白鹿

將作大匠馬嚴坐事免○嚴為竇氏所忌遂退居教子至永元十年卒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固伉歆鱄融留續惟續融知名續七歲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

籍善九章算術
順帝時為護羌
校尉遷度遼將
軍所在有威恩
稱融別見

時魯恭為中牟令
專以德化為理
不任刑罰郡國
螟傷稼犬牙緣
界不入中牟河
南尹袁安疑之
使掾肥親往廉
之恭隨行阡陌
坐桑下有雉過
止其傍傍有童
兒親曰兒何不

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瞿然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白安安上書言狀帝異之後拜侍御史

癸未建初八年

春正月東平王蒼薨○詔中傅封

東平王蒼　自建武十五年

固

顯親侯竇

北匈奴　三木樓訾大人

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馮三月葬賜鑾輅龍旂

夏六月北匈奴大人降

冬十二月甲午東巡狩幸陳留梁國淮陽頼陽戊申車駕還宮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

封為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凡立四十五年薨上年十二月疾病上命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于道又

平春侯吳

上年為光祿勳至是為衛尉固久立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貲累巨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

稽留斯等率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於漢

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下梁竦獄殺之○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諸竇遂作飛書陷竦以惡逆竦死獄中家徙九真兩貴人皆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宮主坐

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春正月壬辰王薨謚曰獻遣大鴻臚持節監喪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葬賜錢一億布九萬匹子

盱

徙封一年以汎陽侯徙封後薨子勝嗣

順陽侯馬廖

封五年子豫爲步兵校尉自太

從新城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馬廖性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敕子弟皆驕奢不謹楊終與廖書戒之曰黄門郎年幼血氣方盛防光俱為黄門郎既無長君退謙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覽念前往可為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

忠嗣

濟南王康

封四十三年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十二百匹私田

后崩後馬氏失勢豫多怨誹防光又好樹黨與有司奏免豫遣廖兄弟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尋詔廖還京師

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上數譴敕禁過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誹于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愆田廬以慰朕渭陽之情光

八百頃游觀無節

潁陽侯馬防

封五年遣就國

許陽侯馬光

封五年有司奏遣就國帝特留京師

比防稍謹故特
留後復詔還廖
京師
諸馬既得罪竇氏
益貴盛皇后兄
憲弟篤喜交通
賓客第五倫上
疏曰竇憲椒房
之親典司禁兵
出入省闥年盛
志美卑讓樂善
然諸出入貴戚
者類多瑕釁禁
錮之人尤少守
約安貧之節更
相販賣雲集其

平陽侯馮

奮

侯勤中
子順尚
平陽公
主終于
大鴻臚
以順中
子奮襲
主爵封
後薨無
子至和
帝永元
七年奮

門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安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主明帝女後帝過園指以問憲憲

兄勁再見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帝女安平公主

陰喝不得對密訶
左右不得對後發覺
帝大怒名憲切
責曰深思前過
奪主田園時何
用愈趙高指鹿
為馬久念使人
驚怖貴主尚見
枉奪況小民哉
國家棄憲如孤
雛腐鼠耳憲大
懼皇后毁服深
謝良久得解使
以田還主雖不
繩罪亦不授以
重任

司馬光曰臣罪莫大于欺罔孝章責憲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奸臣安所懲哉夫主之于臣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而不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

戒也

下雒陽令周紆獄尋赦出之○紆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豪強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賣菜傭乎于是部吏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竇篤夜至止奸亭亭長拔劍肆詈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

日貫出之○紂一作紂下邳人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至于寘值龜玆攻疏勒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嘆曰身

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何不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超曰是何言乎

之陋也以邑毀趙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以鄭弘為大司農

○舊交阯貢獻皆從東治汎海沈溺相繼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夷通在職二年所省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

貢獻減徭費以利饑民帝從之

甲申

元和元年

夏六月詔議貢舉法○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懈而吏事疏同疎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

沛王輔

初封右翊公進封王徙中山王再徙沛王凡立四十六年謹慎好書作五經論時號沛王通論

疏勒

超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

南匈奴

是歲單于聞北匈奴驅牛馬與漢交易往來乃遣輕騎出上郡鈔之大獲而還

北匈奴

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鍜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又䟽曰天下樞要在尚書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給

稱賢王閏四月薨謚獻王子定嗣

濟陰王長

封十三年閏月薨謚悼王無子國除

琅邪王孚

成大為䟽勒王忠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

南蠻

春正月南徼外

是歲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馬牛萬餘頭入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鈔之皆為所獲

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帝皆納之○彪賢曾孫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

八月太尉鄧彪罷

嗣封三年封孝王孫二人為列侯

東平王忠
嗣封一年九月薨諡懷王子敞嗣

任城王尚

蠻夷獻生犀白雉

以大司農鄭弘為太尉

帝南巡○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為尚書僕射○暉嘗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

東平獻王子四月分東平國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

中山王焉徙封三十一年春入朝

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名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修武帝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民窮愁非明主所宜行上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

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黄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不肎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樞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

共劾奏暉帝寢
其事詔直事郎
問暉起居太醫
視疾太官賜食
暉乃起謝
十一月還宮
以孔僖為蘭臺令
史○魯國孔僖
涿郡崔駰同遊
太學相與論武
帝始崇聖道號
勝文景及後恣
已忘其前善隣
房生梁郁上書
告駰僖誹謗先
帝刺譏當世事

下有司傳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武帝政之美惡載在漢史是為直說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于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

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

拳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

乙酉	
元和二年	賜牛酒 詔除妖惡禁錮者○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 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
六安王恭	
楊邑鄉侯	
南匈奴	

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為令

詔戒俗吏矯飾者○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

徙封一年前徙江陵王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以廬江郡為國

濟南王康封四十五年

馮魴復國十五年薨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約稱位至將作大匠傳子定定無

單于長立二十二年卒單于汗之子宣立為伊屠於閭鞮單于冬遣兵與北部溫禺犢王戰于涿邪山斬獲而還獻捷于漢詔

興亦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

南單于長死單于汗之子宣立為

冬徵會烝祭

中山王焉

徙封三十二年冬徵會烝祭

沛王定

嗣封一年封定弟十二人為鄉侯

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為侍中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常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駁犀具劍佩刀紫艾

計功受賞如常科

北匈奴

單于卒年未詳時大人車利涿兵等亡入漢塞凡七十三輩時北部衰耗黨衆

伊屠於閭鞮單于

二月行四分歷〇太初歷施行百有餘年歷稍後天上命治歷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作四分歷施行之

按王莽初已廢太初用三統歷劉歆所造光武中興廢莽歷復用太初歷也

帝東巡〇帝之為

緱玉玦各一拜子世為黃門侍郎世二弟皆郎中

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帝下詔曰匈奴辭順約明貢獻累至敎度違

太子也受尚書于汝南張酺丙辰東巡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史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人號白衣尚書永元中卒于家

己未鳳凰集肥城

將軍及領中郎將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部

帝耕于定陶柴告
岱宗宗祀明堂
三月幸魯祀孔
子○幸魯祀孔
子於闕里及七
十二弟子作六
代之樂大會孔
氏男子二十以
上者六十二人
上謂孔僖曰今
日之會寧于卿
宗有光榮乎對
曰臣聞明王聖
主莫不尊師貴
道今陛下親屈
萬乘辱臨敝里

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傳郎中

至東平祠獻王陵

○帝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王之歸國也驃騎府吏

丁牧周翔以王
愛賢下士不忍
去遂為王家大
夫數十年事祖
及孫帝聞之皆
引見旣懸其淹
滯且欲揚王德
美即皆擢為議
郎
幸東阿北登太行
山至天井關
夏四月還宮假于
祖禰
劉友益曰綱
目書巡二十
九始皇五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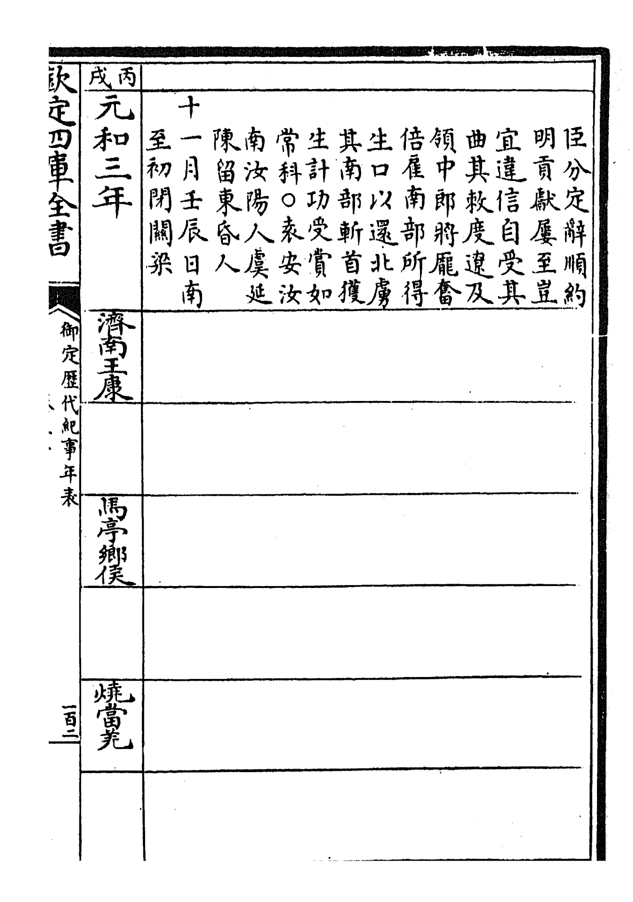
帝七皆誇功德求神仙煬帝三盛儀衛矜服遠皆奢欲之所發也帝亦三書舉古典崇先聖文治彬彬視三君天淵矣故還宮未有書假于祖禰者于是備書之

秋七月詔定律毋以十一十二月報囚○詔曰春

秋重三正愼三微其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巳〇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十一月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十二月萬物始芽而色白正月萬物莩甲而出其色黑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王者受命扶微理弱奉成之

義也
冬匈奴南單于與
北單于戰破之與
○北匈奴衰耗
黨衆離叛南單
于與戰于涿邪
山斬獲而還武
威太守孟雲上
言北部前既和
親而南部復往
抄掠北單于謂
漢欺之謀欲犯
塞謂宜還南所
掠以慰安之詔
百官議鄭弘第
五倫以為不可

桓虞袁安等以為當與之虞廷斥弘倫亦變色司隸舉奏弘等皆免冠謝詔報曰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非朝廷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乃下詔曰江海所以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



丙戌 元和三年

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屢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赦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表安汝南汝陽人虞延陳留東昏人

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閉關梁

濟南王康

馮亭鄉侯

燒當羌

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廪給之
劉友益曰志仁政也故通鑑不書綱目書之○尹起莘曰自初元以來善政可紀之實班班見于史冊足以繼美文景增光前烈嗚呼自是而後漢治其衰矣
帝北巡耕于懷○

封四十六年春從北巡狩

中山王焉　從封三十三年春從北巡狩

西平王羨　從封五年春從北巡狩

丁鴻　從封一年以魯陽鄉侯從封前與諸儒議五經同異數受賞賜門下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

平十年復叛冬十月寇隴西

疏勒　西域長史班超擊斬疏勒王○漢書在是年

敕侍御史司空
曰方春所過無
得有所伐殺車
可以引避引避
之騑馬可輟解
輟解之詩云敦
彼行葦牛羊勿
踐履禮人君伐
一草木不時謂
之不孝俗知順
人莫知順天其
明稱朕意

三月還宫

夏四月收太尉鄭
弘印綬弘自繫
獄出之而薨○

六安王恭
徙封二
年
春從北
巡狩

樂成王黨
封十五
年
春從北
巡狩

淮陽王昞
徙封九
年

茂九江
朱倀皆
至公卿

楚侯种
封十六
年許太
后甍復
遣使持
節弔祠
留護喪
事賻錢
五百萬
又遣謁
者備王

鄭弘數陳竇憲權執太盛憲黨張林楊光貪殘吏與光舊因告之憲奏弘漏泄密事上詰讓弘收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謂憲何術以迷主上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保萬世之祚而

春從北巡狩

任城王尚

封三年春從北巡狩

沛王定

嗣封二年春從北巡狩

北海王基

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如嗣王儀追爵謚曰厲侯

信讒佞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忽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上省章遣醫視病比至已薨

五月司空倫罷○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公有私乎

嗣封十二年十月薨

東平王敞

嗣封二年帝巡狩幸東平宮追感念蒼幸蒼陵為陳虎賁鸞輅龍旂祠以太牢

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毋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以太僕袁安為司空

秋八月帝幸安邑觀鹽池九月還宮

親拜盡哀賜御劍于陵前

燒當羌反○羌迷吾復與號吾反隴西太守張紆生得號吾放遣之羌即解散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南道遂通

楚許太后薨詔改葬楚王英追爵謚

以頴川郭躬為廷尉決獄斷刑多依矜恕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

施行
詔侍中曹褒定漢
禮○博士魯國
曹褒請著漢禮
太常巢堪以為
一世大典非褒
所定不可許帝
知儒生拘攣難
與圖始朝廷禮
憲宜以時立元
武司馬班固以
為宜廣集諸儒
共議得失帝曰
諺言作舍道邊
三年不成會禮
之家名為聚訟

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丁亥

章和元年

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擊羌敗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為校尉將

齊王晃	嗣封十七年晃及弟利侯剛
利侯剛	封十七年剛及兄齊王晃與母
于寘	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
燒當羌	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為
北匈奴	秋鮮卑來擊斬優留單于而去

萬人屯臨羌
夏　六月司徒虞免
以司空袁安為
司徒光祿勲任
隗為司空○隗
光子
秋　鮮卑擊北匈奴
斬優留單于
護　羌校尉張紆擊
羌斬其帥迷吾
其子迷唐據大
小榆谷以叛
改　元○是時屢有
嘉瑞言者咸以
為美遂詔改元
章和太尉掾何

與母太
姬更相
誣告詔
貶爵為
蕪湖侯
收太姬
璽綬

任城王尚

封四年
八月帝
南巡狩
徵會睢
陽
九月從

太姬更
相誣告
詔削剛
戶三千

楚侯种

帝幸彭
城見厲
侯英夫
人及六
子厚加
贈賜种
後徙封
陸侯薨
傳子度
度傳子

千人擊
莎車追
斬五千
餘級莎
車降

莎車

班超發
于寘諸
國兵來
擊龜茲
發溫宿
諸國兵
來救超
紿言兵

其新降
不欲出
兵乃募
八關諸
羌胡羌
胡不肎
遂復叛
出塞更
依迷吾
育發諸
郡兵數
萬人共
擊羌未
及會三
月育獨
進軍迷

冬大亂
屈蘭儲
等五十
八部口
二十八
萬詣雲
中五原
朔方北
地降於
漢○優
留單于
立年未
詳

鮮卑

敵獨惡之謂宋由來安曰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荅○敞平陵人

八月南巡狩

乙未晦日食

冬十月車駕還宮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

曹襃奏所撰制度○襃依準舊典

幸彭城

淮陽王昞 初封常山王七年徙封淮陽王九年凡十六年七月薨謚頃王

求之國葬京師未及立嗣至和

拘拘傳國于後

少散歸龜茲溫宿各分兵東西遮遏超密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超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超自是威震西域

吾徙廬落去肯遣精騎三千窮追夜至三兆谷述吾襲擊大破之殺肯及吏士八百八十人諸郡兵至羌遂引去羌豪迷

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而還

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上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胡寅曰曹褒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博徵名儒遲以年歲

帝永元二年側再見

阜陵王延

復封一年建初中貶王為侯至是帝幸九江賜延書與東駕會壽春帝傷之詔

龜茲

王間班超擊莎車乃發温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紿言兵少散歸龜茲王自于西界遮超温宿王于

吾復興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興戰于木乘谷迷吾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衆人詣臨羌紆設兵

猶庶幾不大違戾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纔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逆知外謬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成就乃爾豈不惜哉○劉友益曰曷為不以禮書之不成之為

復為王增封四縣以阜陵下濕徙都壽春加賜錢布安東

東海王政嗣封二十九年八月帝南巡狩徵會於沛

東界徼于寘超密勒兵馳赴莎車營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降漢龜茲等因各退

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

禮也是故不成之為禮則曹褒前書定禮而後書所撰制度苟成之為禮則張說前書修禮而後書開元禮成況開元年○尹起莘曰先漢禮儀定于叔孫後漢禮儀定于曹褒一代大典乃出此二人之手其得

九月從幸彭城

沛王定

嗣封三年

九月從幸彭城

婚交貿據大小榆谷以叛種衆熾盛紆不能制

失固自不言
可知矣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超發于寘諸國兵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諸國兵救之超名將校及于寘王議曰兵少不敵可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超時為將兵長史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

戊子	
章和二年 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	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名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濟南王康封四十八年	
都鄉侯暢齊哀王章子入	
即墨侯賈宗	
燒當羌以鄧訓爲護羌	
南匈奴是歲單于宣卒	

○上篤於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遺就國賞賜羣臣過於制度倉帑為虛何敞奏記宋由曰明君賜賚宜有品節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明公位尊任重責大憂深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作悾悾宜正已率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

春入朝

中山王焉 徙封三十五年春入朝

阜陵王延 復封二年春入朝

陳王羨

京師男國憂太后數名見之實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于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

建初元年封至是薨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傳子建

顯親侯竇固 自中元元年嗣封至是三十三

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背小月氏胡訓擁衛胡開城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解去迷唐

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為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南單于因上言宜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為

國節貴賑窮則恩澤下暢矣由不能用○尚書宋意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

徙封一年再徙西平王遺詔又徙封食淮南郡三月始就國

彭城王恭

徙封一年再徙六安王遺詔又徙封食楚郡三

史雜考剛等

年中廢十餘年復封十七年薨謚文侯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降訓訓因發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雁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離

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臣等生長漢地歲時賞賜動輒億萬懸無報效願發國中及諸郡故胡新降精兵分道並出臣兵單少

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藩國為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驕奢僭擬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歸藩以塞衆望帝未及

遣

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

月始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

樂成王黨封十七年三月始就國

下邳王衍

散

小月氏胡迷唐率兵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訓擁衛令不得戰議者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

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

章帝素知人厥苛察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賀善曰章帝之篇綱目書詔十六為愛民惜刑而發者十可謂仁厚之主矣而又垂意禮樂尊師重學其

封十七年三月始就國

梁王暢 徙封十年三月始就國

常山王側 紹封一年遺詔復立淮陽頃王

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

已教諸部嚴兵馬唯垂哀省察

北匈奴 正月骨都侯等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單于史失其名時北部

失者獨廢太子殺梁竦二事所謂白璧微瑕也

太子肇即位〇年十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癸卯葬敬陵

太后臨朝蔡邕獨斷曰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攝政臨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上書奏事皆為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

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景瓌皆在親要憲

少子側為常山王奉項王祀

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內羣胡妻子嚴兵守衛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

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

容崔駰以書戒
憲曰傳曰生而
富者驕生而貴
者傲生富貴而
能不驕傲者未
之有也昔馮野
王稱為賢臣近
陰衛尉終受多
福外戚所以獲
譏垂愆者蓋在
滿而不挹位有
餘而仁不足也
漢興外家二十
保族全身四人
而已書曰鑒于
有殷可不慎哉

我妻子
乃是得
父母也
咸歡喜
叩頭曰
唯使君
所命訓
遂撫養
教諭大
小莫不
感悅於
是賞賂
諸羌種
使相招
誘發湟
中秦胡

○馮野王妹為元帝昭儀於九卿中野王行能第一陰衛尉興也外家二十者呂氏張氏溥氏竇氏王氏陳氏衛氏李氏趙氏上官氏史氏許氏霍氏卭成王氏元后王氏趙氏傅氏丁氏馮氏衛氏也惟文帝溥太后竇后景帝王后卭成王氏四人保全

羌兵掩擊逑唐破之

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必報以韓紆嘗劾父勲獄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

諸王始就國

劉友益曰書始何著章帝之友愛也帝之友愛蓋終其身焉

夏四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自武帝以來有禁光武收而未罷今縱民得煮鹽鑄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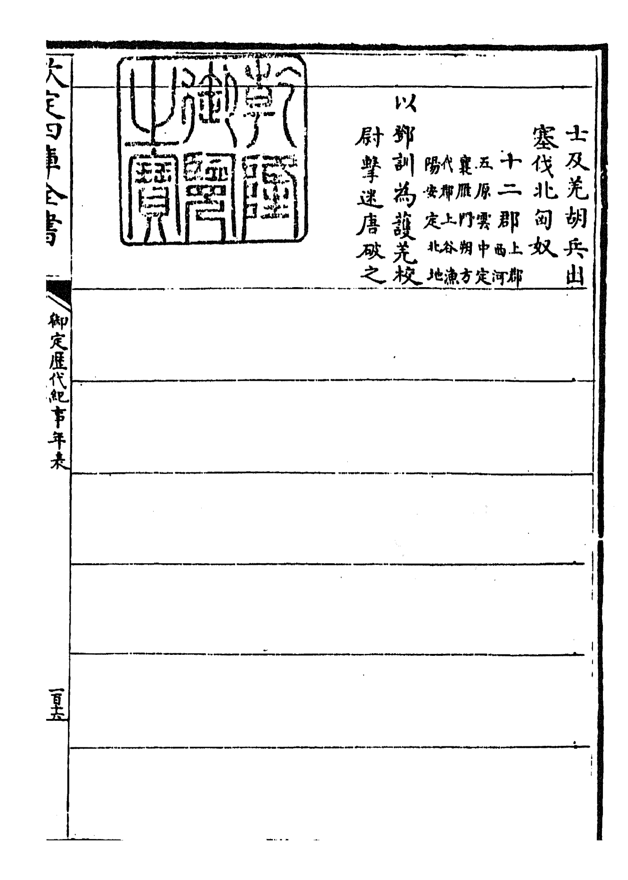
五月京師旱

冬十月舅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為車

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北匈奴饑亂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令漢家長無北念太后以示耿秉秉言可討太后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諫會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名見竇憲懼分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中而歸罪

於暢弟利侯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之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舍近問遠為姦臣笑太后怒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曰暢宗室藩臣來弔大憂親在武衛致此殘酷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

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三公不與賊盜公縱奸慝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之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



士及羌胡兵出塞伐北匈奴

十二郡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雁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安定北地

以鄧訓為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